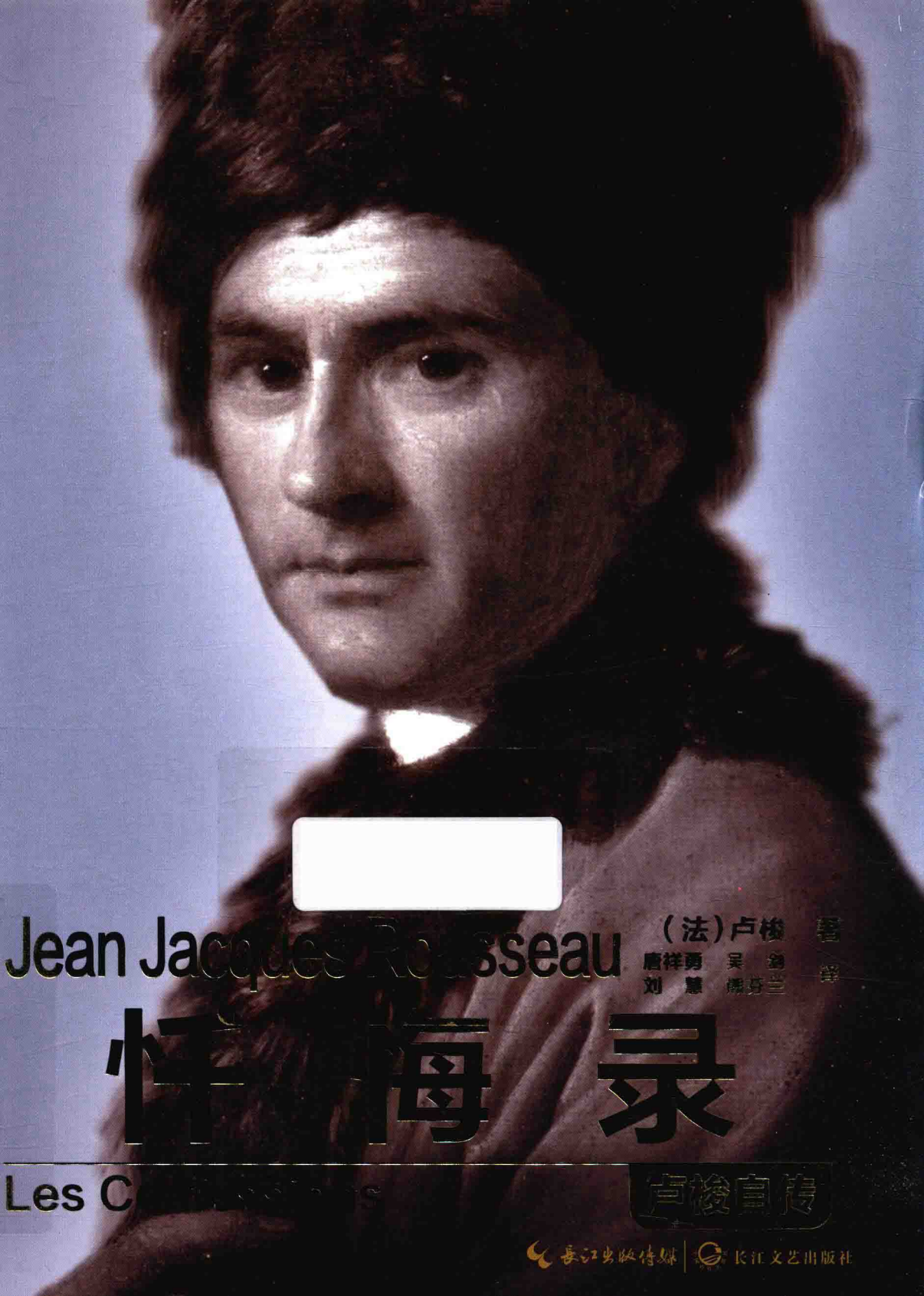


A detailed oil painting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showing him from the chest up. He has dark, wavy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coat.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light b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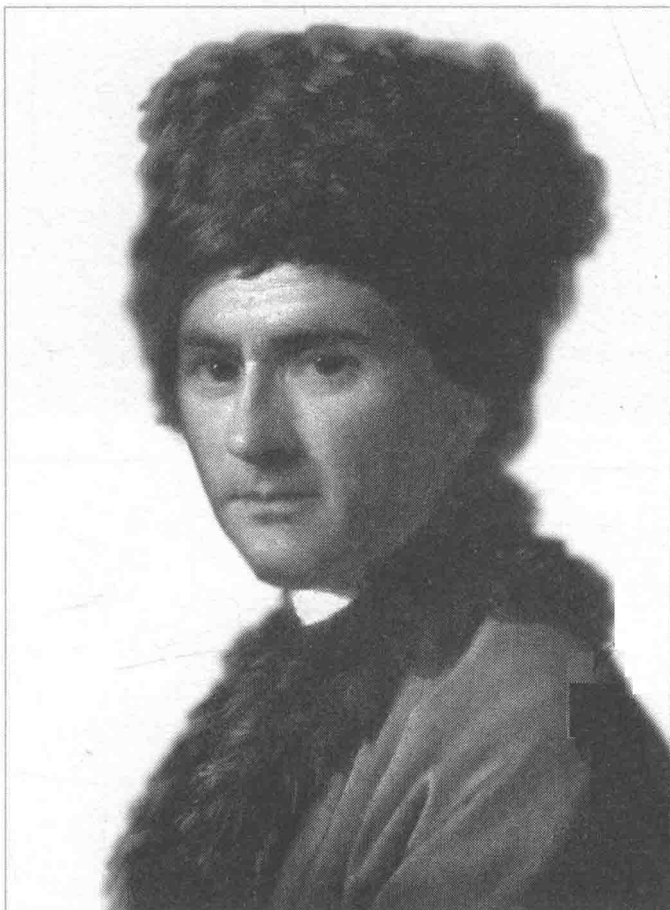
Jean Jacques Rousseau

(法)卢梭 著  
唐祥勇 吴 鹤 译  
刘 慧 傅 芬 译

# 忏悔录

Les Confessions

卢梭自传



Jean Jacques Rousseau (法)卢梭 著  
唐祥勇 吴剑 译  
刘慧 熊芬兰

# 忏悔录

Les Confessions

卢梭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忏悔录：卢梭自传 / (法) 卢梭著；唐祥勇等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  
(名人经典自传丛书)  
ISBN 978-7-5354-845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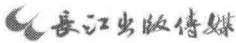
I. ① 忏… II. ① 卢… ② 唐… III. ① 自传体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3770 号

责任编辑：曾 莉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71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28.5 插页：4 页  
版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96 千字

---

定价：43.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7

第 三 章 56

第 四 章 84

第 五 章 115

第 六 章 149

第 七 章 182

第 八 章 232

第 九 章 269

第 十 章 332

第十一章 373

第十二章 404

---

# 第一章

【1712—1719】

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项艰巨工作，这工作既无先行者，以后也不会有模仿者的。我希望能世人面前揭露一个人全部的真实面目。这个人就是我。

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不同于我所见到的任何人；我敢说，这世界还找不出一个和我类似的人。即使我不比别人好，也至少和他们不同。大自然塑造了我之后，就把所用的模子打碎了，这事是对是错，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判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会拿着这本书，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大胆地说：“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这就是我。不论善恶，我都同样坦诚以言。我既不隐瞒任何恶，也不夸饰任何善；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为了填补记性不足而留下的空白。有些事我可能因为相信它是真的，就当真的说了，但绝没有故意把假的说成是真的。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把自己写成什么样的人：我曾经卑鄙下流，也曾经善良仁慈，道德高尚，一如我当时所表现的那样。万能的上帝啊！我揭去了我内心的一切伪饰，和你亲眼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我无数的同类众生召唤到我跟前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缺陷而羞惭。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心灵中的秘密，看谁有勇气说：“我比这个人好！”

1712年，我出生在日内瓦，是公民伊萨克·卢梭和苏萨娜·伯纳尔的儿子。一份中等的遗产十五等分到我父亲名下，几乎是一无所有。他唯一养家口的手段是他的钟表匠手艺，作为一个钟表匠他确实是十分出色的。我的母亲是伯纳德牧师的女儿<sup>①</sup>，家境优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好不容易才和她成婚。他们几乎是一生下来就相爱了。八岁的时候，他们就每天傍晚在特内依广场散步；十岁的时候，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相互同情和心灵的相通使他们在亲密接触中产生的感情不断加强着。他们的情感都十分敏感，都希望能对方那里找到有同样的感受的那一刻，并且，可以说，这

<sup>①</sup> 实际上卢梭母亲是伯纳德牧师的侄女。

样的机会也在等待他们。当他们感受到对方的情感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完全沉迷了。命运要阻止他们的热恋，却反而激发起他们的恋情。年轻的情人由于得不到他的情人而憔悴，痛苦万分。她劝他去旅行，努力把她忘掉。他去了，却没有结果，回来时反而更爱她了。他发现他热恋的人仍那样忠诚而真挚。经过这一番爱的波折，他们能做的只能是相爱终生了。他们对此立下了誓约，上天也保证了他们的誓言。

我的舅舅嘉伯利·伯纳尔爱上了我的一个姑母。她是唯一支持我父亲恋情的人。她提出条件，只有她的兄弟能娶他的姐姐，她才同意嫁给他。爱情赢得了一切，两场婚礼安排在同一天举行。这样，我的舅舅成了我姑父，他们的孩子成了我双重的表兄弟。一年以后，两家各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以后不久，他们又不得不分离了。

伯纳尔舅舅是个工程师。他在帝国<sup>①</sup>和匈牙利服务，供职于欧仁亲王处。他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扬名一时。我的父亲在我唯一的哥哥出生以后，应聘到君士坦丁堡<sup>②</sup>去做了苏丹的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母亲由于她的美丽、聪慧和才华而招来了无数仰慕者向她大献殷勤，其中法国公使德·拉·克洛苏尔先生是最热烈的一个。他那时一定是热情蓬勃，三十年以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仍对我深情地谈及她。我母亲的品德使她足以抵挡这些诱惑：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扔下一切回来了。我就是他这次回家的一个不幸的果实。十个月以后，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出生了。母亲为我的出生付出了生命<sup>③</sup>，我的出生就成了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

我从未听说过我父亲是如何熬过丧偶之痛的，但我知道，他从未减除过痛苦。他相信能在我身上看到他的妻子，可是又不能忘却正是我夺走了她的生命。每次他拥抱我的时候，都深深地叹息着，痉挛般地把我的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上，对我的抚爱混杂着遗憾和伤痛，这使他对我的更加温情。他对我说：“让雅克，让我们来谈谈你妈妈吧。”我通常都回答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仅仅这些话已经足以使他落泪了。“唉！”他忧伤地说，“把她还给我吧，安慰一下我失去她的痛苦吧，把她在我灵魂中留下的空虚填补起来吧。如果仅仅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会这样爱你吗？”失去她四十年后，他死在他第二任妻子的怀抱中，但他口中念着的是前妻的名字，心里存留的是前妻的影像。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上天给予了他们诸多美德，他们敏感多情的心灵是唯一留给我的。然而，这在他们是幸福的源泉，在我却是生活中不幸的根源。

---

① 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

② 当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都城。

③ 卢梭出生后第五天，母亲因产后失调去世。



我来到这世上时奄奄一息，把我救活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与生俱来的病根随着日日的延续而加重，有时有所缓解，也好像只是为了让我换种方式承受更大的痛苦。我的一个姑母<sup>①</sup>，一位温柔善良的年轻女士，精心照料我，正是她挽救了我的生命。现在我写作的时候，她仍活着，已经八十高龄了，在照料着比自己年轻却因纵酒伤害了身体的丈夫。亲爱的姑母啊，我无法埋怨你救活了我的生命，我深深遗憾的是，在你岁月的终点，我却不能像你在我生命起始的时候竭力照顾我一样来回报你。我亲爱的老乳母雅克琳娜也还健在，身体结实。那双在我出生时拨开我双眼的手，还可能在我死时再合上我的双眼吧。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这是人类共有的命运。这一点我比别人体验得更深。我直到五六岁时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早的读物，以及它给我的影响；从那时起，我记下了我对自己连续的认识。我母亲遗留下一些小说，我父亲和我在晚餐后阅读它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借助于这些有趣的书来练习阅读，但过了不久，我就变得兴趣盎然，我们常常轮流不停地读，一册在手，不读完就放不下来。有时父亲听见燕子在晨光中叫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去睡吧，我都比你还像个孩子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通过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仅在阅读和理解方面获得了娴熟的技巧，而且得到了其他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所没有的情欲方面的知识。我对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自觉的概念。我说不上懂什么，却感觉到了。这些接二连三扑面而来的杂乱激情，当然并没有扰乱我的理智，因为那时我还不曾拥有理智。但是，它们对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印记，给了我关于人生奇特而浪漫的观念，生活经验和反思都没有使之改变。

### 【1719—1723】

那些小说在1719年夏末读完了。接下来的冬天又有了别的书。母亲的藏书读完了以后，我们又找来了外祖父留给母亲的书来读。幸运的是，里面的好书不少；事实上，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书是一位牧师所收藏的，在那时，牧师通常是博学的，况且外祖父又是一个富有情趣和才华的人。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的著作、封得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还有莫

<sup>①</sup> 即卢梭父亲的妹妹苏萨娜·卢梭，后为贡赛路夫人。1767年3月，卢梭赠予了她一百里弗的年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小心地保证支付。

里哀的几部著作，都被搬到我父亲的房间里，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挑一些读给他听。我从中感到了少有的，在我这样年龄的人也许有些奇特的兴趣。普鲁塔克成了我最喜爱的作家。我对他反复的阅读中所感受到的乐趣多少改变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以后，比之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sup>①</sup>，我更愿意读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sup>②</sup>。这些有趣的读物，和我们父子之间关于这些读物的交谈，培养了我的自由和共和精神，以及我做岸不羁，不能忍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因为这种性格受到压抑而痛苦。我总是梦想着罗马和希腊，好像就生活在那些伟人中间。我是个天生的共和国公民，我父亲富于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他的儿子，我以他为榜样；我认为我是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我在读一个英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英雄。朗读时，一个人物坚忍和无畏的品质，会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这使我双眼闪亮，声音高亢。有一天，我在饭桌上讲起西伏拉<sup>③</sup>的历史，为了模仿他的行为，把手伸到了火盆上，把大家吓了一跳。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那时在学父亲的手艺。家人对我过分的关心难免使他受到冷落，对此我并不以为然。这种冷落的结果又使他的教育受到影响。他还不到放荡的年纪就胡作非为起来。他被送到别的师傅那里，但仍像在家里一样偷偷溜了出去。我几乎见不到他。很难说我了解他，但是我一直对他抱有温爱，他也像一个小混混爱别人一样爱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愤怒中痛打他，我急忙冲到他们中间，紧紧地抱住他。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身体遮护着他，挨了本来是打他的好多拳头。我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种姿势，可能是因为我连哭带喊，或者怕我吃到比哥哥更大的苦头吧。最后，我哥哥完全堕落，离家出走，失踪了。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在德国。他从未给我们写过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我成了家中的独子了。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受到细心的教养的话，他的兄弟就不一样了。就是王子也不会得到比我小时候更多的照顾——身边的人无不对我呵护备至，和一般情况完全不同的是，我受到了宠爱，却没有被溺爱。直到离开家，我还从来没有被允许和别的孩子一起在街上闲逛过，也没有被放纵或者压抑我那些出于自然的古怪而又反复无常的天性，但实际上却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年龄上的缺点：我嘴多，嘴馋，有时还撒谎。我偷过果子、糖果和其他吃的东西。但我从没有在伤害别人、毁坏事物、非难他人、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中感到过快乐。我记得，我曾经趁邻居克罗特太太上教堂

① 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都是当时流行小说中的人物。

② 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物，其事迹见普鲁塔克《名人传》。

③ 古罗马英雄，传说伊特拉斯坎人前507年包围罗马时，西伏拉去行刺侵略者的国王，不幸认错了人。被捕以后勇敢地把手放到火上烧，一声不出，以示抵抗的决心。



时，在她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这事想来还是觉得可笑，因为克罗特太太在其他方面是值得尊敬的好人，却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唠叨的。这是我小时候所做过的简短而真实的故事。

我眼前都是善良的榜样，他们无不是世上最好的人，我又怎么可能变坏呢？我的父亲，我的姑母，我的乳母，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所有周围的人，从不都对我一味顺从，这是事实，但他们都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心愿不会受到刺激，也不会受到压制，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心愿。我可以发誓，直到我受到老师管制，我还从不知道幻想是什么。除了在父亲的陪伴下读书写字，或者我乳母带我去散步，我总是和我姑母在一起，坐或站在她身边，看她绣花或者唱歌，我心里十分快乐。她的快活、温柔，还有她好看的脸庞在我心底里留下了深刻而又鲜活的记忆，至今仍好像能看见她的习惯、容貌和姿态。我记得她富于感染力的笑声：我能形容出她穿的衣服和梳的发式，也记得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鬟，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我确信正是她的影响，我才会很久以后有了对于音乐的兴趣或者说是爱好。她知道很多好听的小调和歌曲，她常用轻轻细细的声音咏唱。这位优秀的女性心灵中的快乐驱散了她自己和她周围的人的惆怅和忧郁。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这样的大，不仅她的一些歌曲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今天，她已经不在，我也变老了，许多本来完全忘记了的童年时代的歌曲，又带着难以描述的魔力，在我脑海中重现。谁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饱受焦虑和烦恼折磨，年老昏聩的人用颤抖的破嗓子哼唱起这些小调时，竟然像一个孩子一样流泪呢？特别是其中的一支，我已经清楚地回忆起它的调子来了，可是它后半部分的歌词，虽然我还模糊地记得它的韵脚，却总是想不起来。它的开头和所能记得的部分是这样的：

我真没有胆量啊，狄西！

再到那棵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因为我们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语。

……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的。

我想问的是，我的心在这支歌曲中所发现的令人着迷的感动究竟是什么？这是我无法想明白的奇怪事情。但是，我怎么也不可能在被眼泪打断之前把这支歌唱完。我无数次想写信到巴黎去，请人把它的歌词补全，假如碰巧有人知道的话<sup>①</sup>。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被证明除了我可怜的苏森姑母之外还有人唱过的话，我在回忆它时感到的快乐会失去一部分的。

这是我在生命之初最早的情感。这样的开始造成了使我心灵既高傲又软弱，性格既怯懦无力又傲然不屈，摇摆于软弱和勇敢、脆弱和坚强之间，使得我一生充满矛盾，从而导致节制与享受、纵情与慎重都没有被我把握住。

这种教育被一桩意外的事件打断了，其结果对我的一生造成了影响。我父亲和一个叫高济埃的法军上尉发生了纠纷，这个高济埃先生和一些议员<sup>②</sup>有关系，为人既粗野又怯懦（他的鼻子碰巧在争吵中流血了），为了报复，指控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企图把我父亲送入监狱。我父亲坚持说，按照法律，原告自己也应当入狱。这一要求被驳回了。我父亲宁愿离开日内瓦，在背井离乡中度过余生也不愿意妥协，他认为妥协有伤他的荣誉和自由。

我记得当时在日内瓦要塞供职的伯纳尔舅舅成了我的监护人。他的长女死了，但他还有个和我同年的儿子。我们被一起送到了包塞，在新教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学习，除了拉丁文之外，还有在教育的名义下的一堆东西。

在山村中度过的两年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使我那种罗马人的刚硬性格有所弱化，使我又成了一个孩子。在日内瓦的时候，没有加在我头上的任务，我喜欢读书和学习，那是我唯一的乐趣。在包塞，学习任务使我喜欢上了可以起调剂作用的游戏。乡村对我来说是新奇的，我一直享受着它。我对乡村产生了以后再没消退过的深厚情感。在我一生中，在那里度过的幸福生活的记忆使我对乡村中的快乐充满惆怅之感，直到我又重新回到它的怀抱。朗拜尔西埃牧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从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不过也不给我们派额外的学习任务。事实是，尽管我不喜欢受管束，但从未以不快的心情回忆那段学习的时光。同时，即便我没有从他那里学习到多少东西，我也不费什么力气地学到了我所应学的东西，并且从不忘记。这就足以证明他在教育方面的安排很好。

淳朴的乡村生活对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打开了我心灵中朝向友情的那扇窗子。在那以前，我只有些崇高却空洞的情感。宁静的生活使我和表兄伯纳尔日渐亲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对他的情感就比我以前对哥哥的情感更深，并且这种情感再

---

① 这支歌在巴黎家喻户晓，至今仍在劳动阶层中传唱。

② 日内瓦当时由二十五个委员会组成小议会，是日内瓦共和国行使行政权的机关。

没有消失过。他是一个瘦高、体弱的男孩。如同他的身体一样，他的性情也是温和的，从不利用他是我监护人的儿子的身份来对待我。我们的功课，我们的游戏，我们的趣味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孤独的，我们是一样的年龄，互相都需要伙伴，分离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毁灭。虽然我们很少有机会表现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的友情是伟大的。我们不仅不能有短暂的分离，也不能想象有一天会分开。我们都会为一点温情折服，只要没有强制，我们会在任何事情上情投意合。如果说管教我们的人有所偏爱的话，在他们眼中，他某些方面强于我，但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有强于他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扯平了。谈到我们的功课，我会在他犹疑的时候提示他，我完成了我的作业，就会帮助他。我们游戏的时候，我更机灵的头脑可以起着引导的作用。总之，我们两个人有完美的默契，友情把我们连接得如此亲密，在包塞和日内瓦的五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虽然我也要承认，我们常常打架，却从不可能分开，谁也不会使争斗超过一刻钟，谁也不会去告对方的状。这些可能在你看来都是小孩子的事，但这也许在有孩子以来也是个特例。

我在包塞的生活非常适合我，要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可能会完全铸就我的性格。亲切、挚爱和温柔构成了它的生活基础。我相信，没有人在本性上比我更加远离虚荣了。我在冲动中会变得慷慨激昂，但很快就会回到我柔弱的天性中。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所有接近我的人都爱我。我是平和的，我的表兄和我们的保护人也是一样。在整整两年中，我既没有见过谁生气，也没有成为任何暴力的对象。一切都让我来自天性的禀赋得以健康地生长。我懂得，没有什么比看到整个世界都对我满意，也对一切我满意更令人感到幸福的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要是我在教堂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的话，最怕的就是看到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不安和不满的神情。在大庭广众之下回答不出问题固然令人感到丢脸，但是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表现更叫人难受。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虽然对表扬不以为意，但也不希望感到羞愧。可以说，我害怕朗拜尔西埃小姐难过的程度远甚于怕她的责备。

她或者她的兄弟在必要的时候也是会相当严厉的。但是，由于这种严厉总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过分，所以虽然令我苦恼，我却不会不顺从。使别人不快比自己受处罚更让我难过，别人不满的神情比我自己受处罚更不好受。把自己说清楚是一件麻烦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常用的那种不加考虑地对待年轻人的方法会产生长远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方法就会有多么大的不同。这一重大而又源于普通事例的教训使我不能不谈到它。

朗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仅有母亲一样的爱，她也对我们具有母亲一样的权威。有时如果我们必须接受惩罚了，她也会惩罚我们。有时她只是满足于用惩罚来恐吓。这种新奇的惩罚式恐吓对我很有效果。但是接受过惩罚之后，我发现实际上远不如想

象的可怕。而且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受惩罚后反而更爱施加惩罚的她了，只是由于爱的力量和我温顺的天性，我才克制自己不要反复去犯本来很容易犯的同样过错，因为我发现，疼痛甚至是耻辱，还有夹杂的情欲都使我不但不害怕，反而更渴望受到她的责打。毫无疑问，有一点早熟的性本能混杂在这种感觉中，因为同样的惩罚如果来自于她的哥哥，就不会使我产生什么快意。不过，以他的脾气而言，我并不怕他替他妹妹动手。唯有害怕朗拜尔西埃小姐生气才能阻止我犯错误。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着威力，甚至源于肉感的好感所产生的力量，通常在我的心中支配着肉感。

我不害怕却又努力避免的过错还是发生了，那不是由于我的错，也就是说，是如我所愿的，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中享受它的好处了。但这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朗拜尔西埃小姐无疑看出了这种惩罚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她觉得太累了，她得放弃这种方式。直到那时，我们都睡在她房间里，冬天的时候甚至是睡在她床上。过了两天，我们就搬到另一个房间去睡了。我从此得到了她把我看成是大男孩的荣誉，虽然我宁愿放弃它。

谁能相信，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对一个年仅八岁的我所施加的孩子气惩罚，竟然会以违反自然结果的方式，影响到我的趣味、欲望和爱好，乃至整个的人生呢？我的感觉被激发起来，我的欲望却迷途了，它们局限于我已经感受到的事物，而不再费力去寻求别的。虽然我的血液中从我出生起就燃着情欲之火，但直到最冷静，最稳定的气性成熟之前，我都克制着，使自己远离一切污秽。很长时间里，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一直都在痛苦中以发亮的眼睛盯着我所遇见的漂亮女人。我不停地回想她们，但也仅仅是在想象中，将她们一个个变成朗拜尔西埃小姐。

甚至到了我成熟的年龄，这种奇异的爱好，虽然在我身上持续着，驱使我堕落甚至疯狂，但我还是保持了道德，尽管这种道德感早应失去了。如果真有什么朴素谦虚的教育，那么我所接受的就是这一种。我的三位姑母不仅是贤德的典范，而且她们所具有的典雅谨慎也是很难在一般女性身上看到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快乐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即便是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也从不会说一句可能会使处女脸红的话。我从未见过像我家里和我面前那样对孩子的尊重得到这样认真坚持的。我发现朗拜尔西埃先生对这种尊重同样是小心在意的，一个很不错的仆人就因为在我们面前说话略微有点放肆，就被辞退了。在我成年以前，我不仅对两性结合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那一点朦胧的认识也是使我觉得丑陋不堪，令人厌恶的。我对娼妓有着不可磨灭的恶感。看到淫棍我心中总是充满了蔑视甚至是恐怖。有一天我走过一条低洼的小路到小萨果内克斯去，我看到路两边有一些地洞，有人告诉我说有些家伙在里面交合。从那时直到现在，我对淫乱行为的厌恶就格外强烈。一想起这种人，我就会想起狗的交配，这使我感到极其恶心。

这种倾向源于教育的本身有助于延缓那种易于燃起欲火的气质最初的爆发，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它曾引导过发生在我身上的性欲。尽管血液有着令人不快不安的躁动，但我只是把我的想象放在我曾实际感受过的事物上，我懂得如何把我的欲望转向我熟悉的快乐，而不是那些使我嫌恶的一切，我丝毫也没有想到，这两种快感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在我愚妄的幻想中，在我色情的狂想里，以及被这些胡思乱想有时被诱导的放纵行为中，我想象着求助于异性，但除了我渴求的目的，我从未想过她们还有其他什么作用。

就这样，虽然我具有热情、好色和早熟的气质，我还是安然度过了青春期。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在完全无意中给我的肉体观念，我没有欲望，甚至还不知道其他的肉体快感。然后，随着时日的迁延，我成人了，但原本可以毁灭了我的东西又保护了我。旧有的童年趣味没有去除，反而与其他的趣味结合在一起，我不可能把它从我源自于感官的欲望中清除掉。这种怪癖，再加上天性中的羞怯，使我在女性面前也缺乏冒险精神，没有勇气说出一切，也没有能力做到一切。原来我认为另外那种享乐对我而言不过是享乐的终点，这种享乐，男人心里想要却得不到，女人可以给却又令人无从猜想。在我最爱的女人面前，我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我既然羞怯于表达自己的癖好，就只好满足于用一些有关于这种癖好的事物来自我安慰。俯伏于一个专横的情妇脚下，遵从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宽恕，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甜蜜享受。燥热的想象越是在我的血液中燃烧，我就越是表现得像个羞怯的情人。这就不难想象，这种恋爱的方式不会有什么迅速的进展，对于恋爱对象的贞操也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危险。所以，我在恋爱中所获不多，但是这并不影响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得到享受，也就是说，是在想象中。就这样，我的情欲与我羞怯的性格和浪漫的精神彼此融洽，使我保持了感情纯洁和德行的清白；假使我再无耻一点，同样的癖好也许会把我抛入最粗鄙的淫欲之中。

在这座黑暗而肮脏的迷宫中，我已经走出了坦白之路上最初也是最艰难的一步。最让人难以开口的不是罪恶，而是那些荒谬和使人羞耻的事。我现在对自己有了确信，大胆说出了这么多以后，我不再用逃避什么了。人们可以从我坦诚的事实中断定，在我一生中，我狂热地爱过，她们使我失去视力和听觉，剥夺了我的感官，使我全身痉挛颤抖，但我从来没有向她们说过我的怪癖。即使是在最亲密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请求她们给予我所渴望的专一宠爱。只在我小时候，有一次和一个与我同年的女孩子有过，那也是她先提出来的。

追寻我最初的精神生活的踪迹，我发现有一些因素有时候是朴素矛盾的，然而却又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简单而同一的效果。我又发现其他的因素虽然明显是相同的，但由于与不同环境相配合，它们形成的结合竟然如此不同，以致人们无法想象，

这些因素会产生什么联系。比如，谁能相信我灵魂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与我深入骨髓的性欲和软弱在同一股泉水中淬过火？下面要提到的并没有离开我刚才的主题，却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厨房隔壁的房间里学习功课。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梳子放在壁炉前面烤干。她回来取梳子的时候发现有一把梳子的齿全断了。是谁弄坏的？除了我没有别人进入过这个房间。在被查问时我否认碰过那把梳子。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都训诫我，对我施压，还威胁我。我坚持说我真的没有碰过那把梳子。可是证据是这样有力，足以压倒我所有的抗议，尽管这是我第一次被认为这样胆大地公然撒谎。这事被看得很严重，事实上也确实应当这样。恶作剧、撒谎、死不认错都应该受罚，可是这一次却不是由朗拜尔西埃小姐自己动手。伯纳尔舅舅接到他们写的信后就来了。我可怜的表兄也面临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受到了相同的处罚。这真是可怕的事。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彻底疗救我的恶行，防止我堕落的方法，他们不能做得比这更好了，很长时间内，我的欲望都风平浪静。

他们没能如愿得到我的承认，虽然我被他们审问过好多次，弄得有点狼狈，我还是没有屈服。我宁愿死，并下了这样的决心。暴力在一个“倔强得像个魔鬼一样”——他们这样说我——的孩子面前服了输。最后，我从这次残酷的审讯中解脱出来，虽然被折磨得几乎崩溃，但毕竟是胜利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到现在近五十年了，我再也没有为了同样的事情而受到惩罚的恐惧。那么，让我在上帝面前声明吧，在这件事上我是清白无辜的，我没有弄坏也没有去碰过那把梳子，我根本没有接近过壁炉，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问我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一点用也没有：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事与我完全无关。

想想一个孩子吧，平日里他是害羞、顺从，但是一旦激情爆发出来，他就变得那样的激烈、高傲和不可驯服。一个孩子总是受理性的引导，总是受到温和、公正和体谅的对待，他甚至连不公正的概念也没有，现在却第一次带着恐惧面对来自他最为爱戴和尊敬的人给予的不公正。他的思想颠覆了，他的情感错乱了。他的心里，他的脑海里，他整个的小小的理智和精神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可能的话，想想这样的境况吧。至于我自己当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我已经无从理清和细说了。

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领会为什么这么多的表面现象都证明我有错，也不会设身处地去为别人着想。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觉得我并没有犯下什么错，却要承受这样严厉的惩罚，真是太残酷了。肉体上的痛苦虽然沉重，但是我觉得并不算什么，我感觉到的只是气愤、激怒和绝望。我的表兄和我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他无意中犯了



一个错，却被人当成是蓄谋已久的行为，他像我一样陷入了愤怒之中，他和我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我们倒在一张床上，激动得全身发抖。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连气都出来不了。终于，当我们幼小的心平静一点，我们能够发泄愤怒了，我们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喊叫：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脉搏跳动得快了起来，那些场景，即使活上十万年，也会历历在目。这种本来只与我个人相关的感受，自身变得十分强烈，完全脱离了所有的个人利益，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有任何的不公正，不论受害者是谁，也不论它发生在哪里，我的心都会被愤怒点燃，感同身受。我在书中读到凶残暴君的恶行，邪恶僧侣的阴谋，我都恨不得冲上前去把利剑刺入这些家伙的心口，为此我百死不辞。我常常满头大汗地去追赶，或者用石头砸一只公鸡、一头公牛、一只狗，或者是其他仅仅是自以为比别人强壮有力就欺负别人的动物。这种冲动对我来说是出于天性，我相信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第一次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此长久而有力，与我的天性相连在一起，使之更得到了加强。

伴随着这个事件，我宁静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纯洁的幸福，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我的童年的快乐在那里结束了。我们在包塞还住了几个月。我们在那里，就如亚当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虽然还身处在地上乐园，但我们不再能享受它了。表面上，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了。热爱、尊重、亲密和信任的关系在学生和他们的教导者之间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不再把他们当作能理解我们心灵的神；我们对于错误不再感到羞耻，不再害怕有人告发；我们开始伪装、还嘴、撒谎。我们那个年龄的人所能有的恶行败坏了我们的纯洁，丑化了我们的游戏。甚至田园生活也失去了那种令人心动的宁静和淳朴，它展示给我们的是孤寂和阴暗。似乎它上面遮上了一层帷幕，挡住了它的美丽。我们不再经管我们的小花园，以及各种植物和花卉，我们不再去轻轻刨开土地，或者看到我们播下的种子发芽而欢呼。我们厌倦了这种生活，别人也厌倦了我们。我舅舅把我们带走了，我们离开了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我们都彼此腻烦对方，所以分别时并没有多少离别之情。

离开包塞的近三十年，我在回想那里的生活时，没有感到有什么快乐，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但现在，我的青春已去，行将进入暮年的时候，许多的记忆都消散了，但是包塞的生活却带着鲜明的印记在我的脑海里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越来越迷人，越来越有力，好像是感觉到生命在流逝，这回忆成了一个仪式，我努力想通过它去找回消散的岁月。最细小的事也让我感到快乐，就因为它属于过去的那段时光。我能回想起有关那些地方、人物和时间的所有细节。我看见男女仆人在房间里忙碌着，燕子从窗口飞进来，我背书的时候，一只苍蝇落在我手上。我看见他们曾住过的房间

里所有的陈设，朗拜尔西埃先生的书房在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历代教皇的铜版画，一只晴雨表，一个大日历。这房子的背后是一座地势很高的花园，长满了悬钩子树丛，它们的枝条遮住了窗户，有时还从窗户伸进来。我清楚，读者并不想知道这些。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们。过去的细枝末节让我回想起来时激动得发抖，我为什么不鼓起勇气用这种方式来说呢？特别是有五六件事，——还是打点折扣吧，我将略去五件，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就一件。要是你同意我尽可能详细说的话，我会有更多的快乐的。

如果只是为了讨你们的欢喜，我应当选择说说朗拜尔西埃小姐屁股的事。她不幸在草地边上摔倒了，结果整个屁股被碰巧从那里路过的撒丁王看了个一清二楚。可是这件事我还只是个看客，土台上的胡桃树有趣的故事中，我却是个参与者。并且，朗拜尔西埃小姐的事情虽然本身可笑，可是她是我像热爱母亲一样热爱的人，甚至比爱母亲还深些。

好奇的读者们啊，听听土台上胡桃树的可怕悲剧吧，请克制着不要颤抖。

在院门外左侧的进口，有一个土台，我们常常在下午的时候到那里去坐坐。因为那里一点阴凉也没有，朗拜尔西埃先生便叫人种上了一棵胡桃树。整个种树的过程进行得十分庄重。我们两个寄宿生做了它的教父。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手扶着树，唱起了凯歌。为了给它浇水，还在树根边围了一个水池。我和表兄每天都热心地来看人们灌溉它。我们都天真地坚信，在土台上种一棵树是比在敌人防线的突破口上插上旗帜还要好得多的事。我们决心要自己赢得这份光荣而不能与别人同享。

为此，我们从一棵小柳树上砍下了嫩枝，插在土台上离那棵令人敬畏的胡桃树八到十英尺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忘记围着我们的树挖上同样的水坑。困难的是如何往坑里浇水，因为水在很远的地方，而我们又没有得到许可去取水。但对于我们的柳树来说，水又是必须的。最初的几天，我们想方设法用各种器具弄了些水，我们很成功，因为我们看到它发芽了，长出新叶来。我们过上个把小时就去量一量它的生长速度，相信它虽然现在还不到一英尺高，但很快就会给我们阴凉的。

这棵树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我们像有神经病一样，别的什么也不关心，学习也耽误了。我们的监护者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把我们管束得更严了。我们看到我们没有水浇树，极为伤心地想，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树旱死了。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最后我们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这办法可以让我们免除伤心，也可以把那棵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办法就是，挖一条地下水道，偷偷地把给胡桃树浇的水引一部分到我们的柳树这里来。这一计划开始并不成功，虽然我们很卖力气。我们把那条斜沟做得很粗糙，水根本不流。下落的泥土把水道给堵住了，进口上满是泥浆，事情进行

得并不顺利。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灰心。Labor omnia vincit improbus<sup>①</sup>。我们把沟挖深了，让水可以顺畅地流过。我们把木箱底劈成小木条，把一些木条一条条铺在沟底，另外一些以一定的角度放在两边，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三角形的管道。在进口处，我们塞了一些小木块，稍远一些的地方，还设置了栅栏，可以挡住泥石，却不会阻住水流。我们仔细地把我们的工程用土盖好，再用脚小心地踏平。一切都弄好了，我们怀着希望和恐惧造成的极度的兴奋等待浇水的一刻。好像过了几个世纪，那一刻终于来了，朗拜尔西埃先生像平日一样来了。他浇水的时候，我们都站在他身后，以便遮挡住我们的树，很幸运的是，他背对着我们。

第一桶水刚浇下去，我们就看到有一部分水流到我们树下的水坑里了。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一下子忘记了要小心，发出了欢呼声，这一下就让朗拜尔西埃先生转过身来了。这下可就糟糕了，朗拜尔西埃先生本来看到水消得很快，还以为胡桃树下的土质好，心里正在高兴。当他惊异地看到水流进了两个坑，也叫了起来。他细看了看，发现了我们的阴谋，叫人拿了一把镐来，只挖了一下，就把我们的木条挖出了两块。然后大嚷着：“一条暗沟，一条暗沟！”他毫不留情地把一切都挖掉了，每一下都挖在我们心上。一瞬间，木条、水沟、水坑都被毁掉了，小柳树也被连根刨起。在进行这可怕的破坏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一条暗沟！”他一边挥动着镐头，一边喊，“一条暗沟！一条暗沟！”

你自然会想，这会给小建筑师们招来麻烦。那你就想错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朗拜尔西埃先生一个责备我们的字也没有说，一个不高兴的眼神也没有，从来不提什么。不久，我们甚至还听到他和他妹妹哈哈大笑，笑声传得很远。使我们奇怪的是，最初的惊恐过去以后，我们就没有再为之烦恼。我们又在别处种了一棵树，还经常回忆起第一次种树发生的灾难，我们重复叫着：“一条暗沟！一条暗沟！”以前我以阿里斯提德或布鲁图斯自居的时候，还只是时不时地骄傲，这以后我就深受虚荣心所支配了。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双手修建一条暗沟，能砍下一根树枝种上和大树竞争，对我来说是无上光荣的事。十岁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就可以和恺撒三十岁时<sup>②</sup>相比了。

这棵胡桃树和关于它的小故事依然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给了我最大欢乐的一棵树。1754年我到日内瓦旅行，我想去包塞看看这棵成为了我童年生活纪念物的胡桃树，那时应有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年龄了。可是那时我一直太忙，身不由己，总是抽不出空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以后就更是少有机会了，但是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念头。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能回到我热爱的地方，看到我亲爱的胡桃树还活着，我一

① 此句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耕耘颂》，可直译为“不懈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② 传说恺撒三十二岁时，想到自己已经到了亚历山在去世的年龄，却一事无成，不觉大哭起来。